

論忠誠与老实

218e)
4213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等著

東北書店發行

論忠誠與老實

著者 斯列波夫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通化 赤峰

經售者 各地東北書店支店
及東北書店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每冊定價 一元二角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5000 份

目錄

論忠誠與老實	一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七
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布爾塞維克高貴的品質	一四
論布爾塞維克的原則性	二一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 著
齊生 譯

忠誠老實——這是列寧、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寧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塞維克在其工作中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伊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塞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塞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寧）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塞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塞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饒舌者和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寧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2394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於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單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

布爾塞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的創造性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有時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的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由某伊凡諾夫負責的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地』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數字，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到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姆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牠們揭發出來。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無視這些情況。事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牠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地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集體農場的情況。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份，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在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材。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盡力超過國家所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燃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的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塞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他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牠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鏡樓看得高過國家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要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國家完成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不要用了什麼盆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膽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塞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塞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的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的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爲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寧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的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鬭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目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夠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來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塞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

不許可的選擇幹部的方法，誰就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工作人員的領導集體被排斥了，而代替它的却是靈力和平共處而不相互批評的親人、小家族、行幫。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不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得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得列夫同志行為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為沒有錯誤的。安得列夫濫用職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的向安得列夫同志指出他的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他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憐惜『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作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的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澈底的和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我們中間誰要是

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為算了吧，說了不好，我還是最不好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老實實的按着布爾塞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住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對執行沒有完善而熟練的有組織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的提出方法糾正它。沒有執行完善而熟練地加以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並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塞維克對所負責任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的完成前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塞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塞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做效之心的人。（譯自真理報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

斯列波夫作
蘇埃譯

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的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寧全集七卷三百零七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塞維克黨人是沒有因緣的。列寧和斯大林責叱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自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塞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暈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楚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磨損，但假如這個磨開始腐爛時，就可能變成不治之症。」（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品質——當缺點

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迴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以個人利益或者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事物，他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地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更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塞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他必須傾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悲嘆困難，而不真正的同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及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暴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為要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露我們的瘡痍，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以家庭親友的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即時揭露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位」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適用於好的和不好的工作

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為：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專為對付懶散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以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拖拉機站，在很長時間中都被認為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做得挺好，它底領導者受到無限的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晚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

布爾塞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出」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地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為不能不受追究。在這一方面，起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够。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羣衆在積

極份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不調和的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叱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不會研究事物底本質，不會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懂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羣衆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份子，而領導的任務恰在於團結積極份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爲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涵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爲教育的方法，因爲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人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過失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聯共（布）烏得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爲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反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個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

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蓋他們的缺點，姑惜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惜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是要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爲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想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績之後，就昂頭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爲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受官廳習氣影響的領導人，才是可能的。在工作中沒有原則性，對自己行爲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裏，相互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至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把事情搞糟了。但是李四不願意批評他，不願意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能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爲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

多好哇。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嗎？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們！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的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忍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契支盟員共和國的國家監察機關，在檢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缺貨，私自供給，違犯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莊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的很不好。吉爾契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却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份分給了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作人員了。還亂分了其他的物品，很大一部份已經發到供給處的分解機（製奶油用的）沒有給集體農莊的牧畜部，却落到私人的手裏去了。

由於這些原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同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作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了，同自己監督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中，領導者

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為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在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及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够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義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思想有鍛鍊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明白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 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曾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譯自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